

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学生会会刊

夏 季 刊

1 9 9 9 年 七 月

特别感谢：

华欣超市； 四海商场； 中国村酒家；
醉乐村酒家； 利园酒家； 家乡味食品公司；
金道贷款银行； 金洋海鲜公司；

陈淑婉（Nationwide Insurance）；
王唯律师事务所

本 期 目 录

~~~~~

|        |              |                 |
|--------|--------------|-----------------|
| 【编者的话】 |              | 本刊编辑部           |
| 【人物专访】 | 访问郑元芳教授      | 王华婷             |
| 【散文随笔】 | 研究所逸事        | 高向东             |
|        | 回忆和随想        | 黄登              |
|        | 鼠辈，尔安敢欺吾！·无题 | J u v e n t u s |
|        | 可有舞者留其名      | 逸青              |
| 【海外生活】 | 饮食大拿         | 林芝青             |
|        | 出有车          | 胡彪              |
|        | 留学手记         | 老九              |
| 【闲话百篇】 | 说武侠          | 西蒙              |
| 【笑林广记】 | 笑话六则         | 西蒙              |
| 【谜径通幽】 | 灯谜一则         | 四月              |
| 【信息联系】 |              | 本刊编辑部           |

【编者的话】

同学们：

在三月，新的一届学生会在选举下产生了。在这里我们要首先感谢九八届学生会在去年一年里的辛勤工作。九九年是世纪之交，也是国庆五十周年以及澳门回归的日子，希望大家给予我们支持，让我们在今年给大家做出更好的服务。本届学生会决定编一份我们自己的学刊，让大家互相交流沟通。散文故事随笔，各

种文字创作不限，欢迎大家支持，欢迎大家投稿。

谢谢！

本刊编辑部

## 【人物专访】

### 访问 郑元芳 教授

记者：王华婷

郑元芳教授的名字想必您不会感到陌生，他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电子工程系的主任，也是我们学生会多年的A d v i s o r。他是怎样成功，他对美国的社会怎样评价呢？本刊为此对郑教授作了一次专访。

[王]：您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一定有些很重要的因素。能否谈谈中国学生若想在美  
国立足，并取得一定的成功，应具备哪些素质？怎样起步做呢？

[郑]：对我们大陆来的学生说，最重要的是要努力工作，还有对将来要有一个长远的  
计划。不能够只追求短期效应。不少学生只要求能拿到一个M a s t e r  
d e g r e e，出去后能找到工作。这样的话，眼前利益不错，但长远来说  
，对你并不好。跟过去相比，美国社会竞争越来越强，你只有比别人做得更  
好，才能在这激烈的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真正要做得更好，不但要努力工  
作，还要拥有s t a y f o c u s的能力，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很多事  
情，比如说好的电视节目，好的球赛，都会分散你的精力。我并不是说你  
不需要放松一下，关键是如果你认为抓住了一个机会，那么你应当在一段时  
间内做出很多努力，把它完成。比如说学生做r e s e a c h，有了一个很好  
的i d e a，那么你应当很快地把它做好，而不是拖拖拉拉，你的i d e a  
将有可能被别人做了。总之，要成功，没有什么特别的窍门，就是要努力工  
作，抓住机会，在新的领域有了新的创意，就要赶快把它做好。

[王]：您认为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奋斗，美国社会还是比较公平的，不会对我们华  
人拥有歧视，对吗？

[郑]：绝对公平的事是没有的。对我们华人来说，因为存在沟通的问题。我们的想  
法也许无法与别人沟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让别人对待我们象对  
待其他美国学生一模一样，不一定完全可能的。但总的来说，美国社会公平  
的地方还是很多。尤其是在学术界，大家层次都比较高，语言不应当成为我  
们努力的障碍。要忘掉这点差异，将自己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应当有自信。

[王]：除了语言的问题，文化差异也会影响到我们融入美国社会。许多留学生来到  
美国后，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怎样融入美国社会。您认为我们是否需要融入呢  
？应当怎样做？

[ 郑 ] : 我在这里已经呆了很长时间, 我认为融入美国社会应从两个角度讲, 一是 - personal life, 比较困难; 另外一个所谓的 professional life。比如在单位里, 只跟中国朋友来往, 只讲中文, 这绝对不好。跟美国人一起开会时, 不敢说, 不敢发表意见, 就会使自己自动处于不利的位置。如果华人能够学会沟通, 比较 open, 应该有机会争取到较高的地位。对学生来讲, 我认为如果有能力, 中国同学应当在年轻时完成 PHD。因为只有你完成博士学位, 长远地说, 你才会有更好的机会。你们一来到这里, 就应该主动地与 Advisor 密切配合 (close interaction)。第一步, Advisor 给你题目, 给你 idea; 第二步, Advisor 给你题目, 自己找 idea; 第三步, 最佳方案, 题目和 idea 都自己找。如果第三步也很成功, 你实际上为自己的将来已奠定了基础。当学生时应想到怎样尽快进入第三步, 而不应当一切听导师的话, 不够主动。

[ 王 ] : 最后再问您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问题。您对中国大陆有什么看法? 如果有机会, 您是否愿意回去做些 Contribution 呢?

[ 郑 ] : 我其实经常利用假期回去, 与各个学校做些交流。中国这几年变化很大, 但人口众多, 资源并不丰富。人口素质的平均水平还比较低, 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不懈努力, 才能赶上发达国家, 包括政治、经济、科技队伍等方面。如果国内有特别需要我的才能的地方, 我也甚至考虑长时间的回去, 但看来条件并不成熟。国内现在的人才也很多, 我的年龄也大了, 可能并不适合做很多工作了。我认为中国缺的不是人才, 而是一个健全的系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系统, 自然会吸引很多人才。我曾经想回去作些改造国内系统的工作, 但看来并不现实。中国历史悠久, 几千年来建立起的系统并不容易变化。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 如果假期有机会, 尽量多回去, 多做些贡献。

[ 王 ] :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 【散文随笔】

### 研 究 所 逸 事

高向东

前几天和在国内的师兄电话闲聊, 他告诉我所里人事变动很大, 如果我回去会有很多面孔不熟悉。几年的研究所工作, 结识了一些各有特点的朋友, 现在回想起来, 当年的人与事仍然是那样值得回味。

#### 好汉的故事

我所工作的研究所里人才济济。大凡人才, 就应该头上长角, 身上长刺, 各露峥嵘。其中就有几位先生因为特点突出博得集体的尊重与承认, 被合称为“四酸, 四怪, 四好汉”。我和其中的一位好汉关系不错。他的绰号来之不易。当年“六四”天安

门事件，此君看热闹，屁股被流弹击中，是研究所中唯一在“六四事件”中挂花的，因而被大家一致推举坐上了好汉的交椅。虽无黄继光堵枪眼之壮烈，但也确实是撞到了枪口上。“六四”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几年后到研究所工作仍有人向我绘生绘色谈起此事，可见其影响之深。按当时的规矩，“六四”中负伤的老百姓一概算暴徒。好汉为此付出的代价应该不仅仅是医疗费而已。好在当时的领导开明，知道他的胆量也就是看看热闹而已，连义愤填膺都算不上，何况屁股上中弹，即使是暴徒，也不是在进攻解放军时被击中的，因而替他将此事压了下来。此事后好汉留下一个后遗症，听不得鞭炮响。

好汉现供职于一家美国的投资银行在中国的分公司（那家银行据说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幕后主谋之一），日进斗金，乐不思美。我将来博士毕业，即使拿到我所能想象的最好的Offer，收入也决难望其项背。两年前好汉送好汉妻来美上学，一年后好汉妻回国和好汉离婚。所以说，现在的人觉悟比以前高了，不都是一切向钱看。

## 铁蛋的故事

同年和我分配到研究所的有五个人，铁蛋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大名叫姚旭东。忘了为什么叫他铁蛋了，从和他熟悉起来就叫他铁蛋。铁蛋对这个外号也还满意，说总比软蛋要好。我们研究生同在北航，住同在一个宿舍。铁蛋本科读中科大，我本科读国防科大，这两所学校代表了理工科院校的两个极端，一个管理得最松，一个管理得最严。铁蛋和我充份体现了这两个极端。我每天早晨起床，被子依然要折成豆腐块，只要有一丝皱折，心里就会不舒服。而在我的印象中，从未见过铁蛋叠被子。从铁蛋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在国防科大学不到的东西。例如，隔夜茶不但可以喝，到第三天仍然可以喝且不会有甚么危险。铁蛋有一把大茶壶，每当茶水味道淡了，他就扔一把茶叶进去。清理工作只有在茶叶塞满了之后才会进行。

铁蛋是个天才，他的本科专业是物理，对于控制专业课程一窍不通。到北航后导师要他学现代控制论这门课。铁蛋开始时不以为然，课本也不买，课也从不去上，主要时间躺在床上精研武侠。考试前一个月开始翻课本，发现甚么也看不懂，这才有点急，不看武侠改看控制论。一个月之内从古典控制理论到现代控制理论全部拿下，期末考试以61分轻松过关。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年的任课教师是北航“四大名捕”之一的程鹏教授，且事后铁蛋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他的班上有两个控制理论专业研究生不及格。到研究所工作，我被分配到航天总体部，他到经济系统工程部。他所在的部门女同事较多，铁蛋年龄最小，格外受宠。那些老大姐们成天琢磨给铁蛋介绍女朋友。我在的部门清一色的男同胞，虽然我年轻，却从没有过特殊照顾。只有一次是例外，研究所分配给室里一个献血指标，因为最年轻的原因被照顾到了我头上。

铁蛋和我大约同时离开研究所，他去了英国，听说后来又回到国内在Microsoft工作，后来听说他又离开Microsoft因为他的顶头上司是个“白痴”。

后来，再后来。。。最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星流云散，当年的朋友们大多已离开了我们曾经工作的研究所，流亡海外。有些仍然保持联系，有些因为从未担心过失去联系所以现在已失去联系。只是在记忆中的事依然鲜明。

在此我祝福他们。

~~~~~

回忆和随想

黄登

(一)

小时候我就特有理想。妈妈说我心大，因为我打识字起就看『瞭望』周刊，其实只看最后一页的漫画。外婆说我以后离家远，因为我筷子总握得很高（这话倒是应验了，但其实我当时只是手短够不着菜）。

(二)

后来稍大一点，大人们见我爱画画，便送我去当地美术馆的一个老师那儿学。他问我会不会素描，我满口答应，心里却纳闷，为什么桌上摆着石膏，却要我画“树苗”？——但话说回来，那时我的确是踌躇满志，每每得意地在大作后签名“黄登X岁”，然后去各种各样的儿童杂志上投稿。

又后来上学了，断断续续地学了一些画，虽然落款逐渐改成了“己巳年春”之类，画却再也不成气候，只能挂在自己房间里聊以自慰。大学的时候，还有一点时间在美术社混混，心血来潮还能春节不回家在宿舍里熬夜画我那双极富色彩的脏皮靴子。可是现在，却只有偶尔在Wexner Center 呆呆地愣一下的份了。

(三)

也许是有了别的志向了吧！为国，为科学，为自己，种种想法象潮水一样高高低低，涌来涌去；而我却渐渐对什么都减少了热情。国家的概念似乎可以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模糊；学业变成了重复，及谋生或名利的手段；钱少却也饿不着——想追求财富，又没有勇气面对无尽的欲望陷阱；上帝却象小姑娘，总也不愿露个脸拥我入怀。

于是我只好每天每天的过去。一日记起崔建唱：“你问我想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我已经在海的这一边了，看来只能指着太空的方向了？

(四)

记得这样一个故事，「纽约时报」征稿“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于是收到大量的来稿，长篇大论地谈战争和平宗教犯罪等等。

后来收到一篇文章，只有一句话：“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我。”

~~~~~

鼠辈，尔安敢欺吾！

J u v e n t u s

昔日本科班有同窗蒋君，长的白净而健硕，有快活林蒋门神之形。其人嘻笑风尘，亦正亦邪，有时豪气干云、随意笑闹，有时却凛然不可侵。简言之——是条汉子。

蒋君和我们宿舍老幺既有乡情更有很深的交情。他和我们宿舍的其他弟兄关系也很不错。记得在本科期间，蒋君和 j i m 在我们房间里常常聊天至夜深。

蒋君爱玩游戏，尤喜三国、大时代等谋略型游戏，其人确实也甚有谋略且贵在胸怀大志。爱玩三国，游戏之余蒋君也常念念台词。无非是“汝计已被吾识破！”，再就是“鼠辈，尔安敢欺吾！”。在提着四瓶开水上楼又看见前面有熟人时，他就常常

我于上周日晚上将平时积累的风寒零存整取，高烧有近 40 度。平时被球友笑称范志毅的我根本招架不住这突来的病症，烧得四肢无力、浑身难受。强挤最后一些气力，我起身烧了一大罐淡盐水。喝得浑身冒汗，但并不舒服，又吃了些霍香正气丸（我长期以来就愿意靠自身抵抗力来解决战斗，咱们的中药妙就妙在它不越俎代庖）。重新睡了下去，依然难受，依然哪都不对劲。神思渐渐恍惚，眼前好象有些人影在晃动，耳边有些音乐在轻奏。

那是些什么人？  
那又是什么歌？

我的家人，我的女孩，还有我的朋友们  
一些生活的片段，几张时光的剪影  
爱和快乐，还有等待的焦灼  
书生意气，流浪歌手，草原上的鹰  
阳光下草地温暖清香的气息

神思恍惚得越来越厉害。耳旁似乎响起了 150 楼亲切的嘈杂。那里面有老幺讲倚天的汇声汇色和听众阿陋的得意笑声，那里面有老赵叫着阿麻那腻得可以刮下两斤猪油的声音，那里面有数学系班上拉人去踢球的吆喝声，那里面有阿刺常爱放的 b e y o n d 的歌声，那里面还有水房正在洗衣服的“摇滚群星们”的大联唱。。。

忽然！听到一声精气神十足的大喝：“鼠辈，尔安敢欺吾！”

我猛然清醒。没错，这是蒋君，这是他的招牌喝声。睁眼看了看，房间里很暗，窗户上微微有些月光泻入。在墙角处好象有一团模糊的东东，带些狰狞的气息，竟是病魔吗？我心中一凛，对着那团东东大喝一声：“鼠辈，尔安敢欺吾！！”喝罢，竟如打了一个大喷嚏般的爽快。慢慢的，我遁入了梦的深谷。

第二天一早，阳光灿烂，天气极好。感觉自己的病也好了许多。长这么大，如果牙疼不是病的话，那生过的最大的毛病也就是发烧了。平时不注意，积累下来真够受一把的。大病一次不容易。聊记流水账一篇。也向各位看官、尤其是离家去国的朋友

好久没有蒋君的音信了，不知是否还在成都开拓市场。祝我这位胸怀大志的兄弟称心如意。

九九年二月初

· 无题 ·

春天似乎来了，这里的桃花慢慢的吐了蕊。忽然想起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乡了。

很久没有看到家乡的桃花了，不知道该不该回去看看。

家乡的桃花每年都开。每年的这个时候，家乡的桃花都会开得特别灿烂。

真的想念家乡的桃花了，还有那桃花下的笑容。

朋友送我一坛酒，他说酒的名字叫“醉生梦死”。他说喝了这坛酒人就会忘了很多事情。他还说，人之所以有烦恼就是记性太好。

对于太古怪的东西，我一向难以接受。我没有喝那坛酒。

我喜欢折磨自己。我不想忘记我曾经历过的事情，哪怕是极其痛苦的事情。我甚至喜欢痛苦的感觉，因为感觉到疼才说明你活着。活着真好，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我真的想念家乡的桃花了，还有那桃花下的眼神。

我门前有座山。

我以前总是很想知道山那边是什么。可我现在不想知道了。因为山那边的世界，肯定和这的一样。

我眼前有片海。

我以前总是很想知道怎样才能穿越海去见我想见的人。但我现在不想知道了。因为我发现海其实就在心中。把心给锁定，往前跨一步，就能看见家乡的桃花了。

家乡的桃花每年都开。每年的这个时候，家乡的桃花都会开得特别灿烂。

我想我该回去看看桃花，还有那桃花下的笑容。。

~~~~~

可有舞者留其名

逸 青

交谊舞，在大学里，说只是一种文艺活动，小看了它；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有些过誉。留学海外数年后回首人生最美妙的年华，那相伴起舞，裙裾飞扬的时刻竟是记忆中如此美丽的风景。

第一次进舞厅是刚进大学的那个中秋。那晚与两位室友打完水回宿舍的路上，看见食堂灯影闪烁，又听说新生女生免费，于是提着暖瓶就进了舞厅。六只暖瓶刚落地，就被彬彬有礼的男同学请进了人群。几只舞下来，发现自己很有天份，三步四步无师自通。从此，我爱上了这个活动。

在大学里，去跳舞被称之为“go hunting”。正如图书馆被称为“牲口棚”，女生楼被称为“熊猫馆”一样，在理工科大学里，这些称谓即叙述着事实，又掺杂着一点点情绪。舞会多半是在食堂里举行。撤起桌子，挂起滚灯，装好音响，吃饭的厅堂就变成了起舞的乐池，馒头味和菜香不时袭来。由于学校男女生比例是6：1，舞会策划者们宣传的重点便落在了解决女性舞伴上面。每到周末，宣传栏上便贴满了“XX舞会，特邀外校佳丽”，“XX舞会，特邀人大，北外佳丽”……弄得

我等女生每每议论：好象只有外校的才是佳丽。有时吸引外资不足，他们只好使出伎俩挖掘本地资源，挂出“八点前女生免费”等等。我与一干好友经常在7：59pm踏进食堂。

我一向憎恨舞厅里男请女的陋习，却也没勇气打破这规矩。在大学的舞厅里，同学们结伴前往的超不过一半，多数处于游离态，可以自由邀请或被邀。在我们学校，女生很少有做壁花的尴尬，男生则需眼疾手快。往往是这只曲子刚完，他就需站到他邀请的女生前侧方，这样既不阻挡女孩的视线，又挡住了别的邀舞者。他要在下一个曲子刚响起时出手相邀，早了露着急切，晚了舞伴就被别人抢走了。我有一位好友，舞技不俗，但人很有骨气：“我不去咱们学校的舞会，请女生跳舞跟白天在那抢饭似的。好不容易请到了，你在那里跳，一群男生向你行注目礼。”有时，外校女生的加盟会缓解这种局势。而且说实话，舞会上那些衣着光鲜，透着妩媚的十之八九不出自本地。

舞会的语言也颇有特色，跳的多了，了解了其中的一些规律。舞曲一般是快慢交替。节奏紧凑的平四，华尔兹是恋舞者一展身手的时候，柔情浪漫的慢三，慢四是莘莘学子们聊天交友的好机会。年轻人把平四跳得花里胡哨并非难事，可把个慢舞曲跳出点滋味可非几日之功。于是，聊天既可以结识一下美眉，又可掩饰舞步的单调。水平低的开口就是：“能请问一下你叫什么吗？”，继之以“哪个系的？”，然后狡猾一些的会挖出几个相识的该系的人套套磁。确实实心眼的还会继续问：“你住那个楼？”碰钉子是迟早的。水平高些的，会请你跳过至少一支舞后再开口：“小姐不是本校的吧？”，了解本校女生在男生心中地位的女孩子都会视此言为恭维。如果不幸得知为本地土产，男生会继续问：“那你一定是外语系的”。如果了解颇有些外语系女生穿着洋气，外形秀丽的话，女生会知道这仍是甜蜜恭维。往往，这女生就是大多数学工程的本地非佳丽之一。但就在她们斩钉截铁的答曰“不”时，内心里也享受了那份自我肯定：咱聪明勤奋可与你媲美，容貌马虎也可冒充外语。而男生呢？两斧抡过，发现同类，心中窃喜，毕竟同在校园往来方便多了。

舞会里，谁没点想法呀？但真正爱舞成癖的也大有人在。我们学校功课压力之大早有公论。一周紧张工作之余，随着美妙音乐起舞，既锻炼了身体，又放松了心情，实在是好事一桩。触目所及，多是年轻的面庞，礼貌的微笑，那一点点想法又是有趣而无害的。我就是爱舞者之一。那时，每到周末，洗洗澡，清清爽爽，秀发上飘着香，换上长裙和带跟的鞋子，光是准备去跳舞的时光都是美丽而难忘的。到了考托考G的时光，可惜的不是逃掉的专业课，而是那无数个周末，数不清名目的舞会。在两三个月里，“考完了去跳舞”象杂技熊的那把肉干徜徉在我的心中。当日，校园风格的平四我跳得炉火纯青，慢三，慢四碰上个好舞伴一曲下来身心陶醉。最喜欢随着欢快的音乐蹦来跳去地跳吉他巴。最没把握又最想跳的是探戈。D i s c o往往占有一定比例，那种群魔乱舞的场面也是热闹非常。但要说过瘾，还要说华尔兹，当我又平又稳地旋转起来，发觉这才是交谊舞的佳境：不是在跳，而是在飘，在滑翔。不由想起我的一位很默契的舞伴，也是很好的朋友，出国后就失去了联系，希望在加州阳光下学习奋斗的他依然记得那曲动人的华尔兹。

在舞厅里，碰到同班男生是比较尴尬的。平日里，总是被他们揶揄，与他们也是哥们一样地相处，到了周末忍不住要装一下淑女。男生们往往也会穿件整洁的T - 恤或衬衣，头上打着胶。一旦碰上，衣着光鲜，一付绅士派头，淑女风范的彼此看着知根知底的对方微笑致意之际透着心虚。

舞厅狩猎的成功率是多少我没统计过，但周围四个宿舍的女生有3个碰上了跳出的姻缘。这样的人往往一旦定夺，舞步就变成了马路上的漫步了。他们比起那些同学老乡或同班同级的姻缘还多了一见钟情的浪漫。笔者本人或许因为跳得多看得透，或许被老爹一句“好男人谁跳舞？”吓着了心神，因舞交友颇有一些，但却从没有想过跳出个姻缘。到大学最后一年找了个男朋友，带进舞厅，因为喜爱运动之故他动作非常协调，但怎么看我都会想起第六套广播体操。

到了美国，仍不时有舞会举行，可是感觉过去，既没了情，又没了境。大学五年，从一个懵懂少年到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多少美丽的时光留在了那个校园里。当我们抱着“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信念拼杀向这方土地时，再没有想到当日身边的点点滴滴是那样的有趣和新鲜。校园的周末该依然是乐声悠扬，舞影翩翩，还有那彬彬的青年邀约秀发飘飘的女孩……

青春韶华悄悄过，可有舞者留其名？

【海外生活】

饮食大拿

林芝青

咱中国人值得骄傲的事儿可太多了，其中饮食文化毫无疑问得算上一件。说起吃呀，中国人可称得上是大家，说白了，就是一大拿。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比？不说烹调方法或八大菜系吧，单单我们吃的东西就足够让老外们觉得新鲜的了。有关的许多有趣的故事回去讲给父老乡亲们听，那喜剧效果比春节联欢晚会上的相声还要棒。

到C o l u m b u s这些年，去了好些有名的餐馆。说起吃荤菜，不过是牛肉，猪肉，鸡肉或鱼肉。菜是烹调得清清楚楚，摆设得漂漂亮亮，还点缀得五颜六色，令人食欲大开。可一开口吃，味道淡淡的，于是不得不撒点胡椒粉什么的来调调口味。当然了，什么事都不能一概而论。值得推荐的一道是O S U F A C U L T Y C L U B里的S A L M O N。其味道的确不错。

大凡饮食爱好者，跟朋友聊天时常常喜欢津津乐道自己喜欢的佳肴。有一回聚会时，与一位很要好的美国朋友说起中国人吃的下酒菜。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去每逢家里来客人时，除了吩咐母亲准备好油炸花生米以外，父亲自己总是亲自骑着单车出去买一些卤货，象卤鸡翅，卤鸡爪（现在流行叫“凤爪”），卤猪肝，卤猪耳朵，卤猪舌头（南方人叫“口条”），卤猪尾巴，还有卤猪蹄（秀气的叫法是“猪手”）什么的。然后和客人们一起畅饮他最喜欢的竹叶青酒。我父亲海量，每每喝下二瓶半斤装的竹叶青依旧脸不红，心不跳。只见他头冒蒸汽，谈笑风生，潇洒依旧。所有和他一起喝过酒的朋友们不仅佩服他们的车间主任文化高，而且也佩服他的酒量大。那时我还小，没有上桌的份，也不象现在的孩子一样调皮吵闹，而是乖乖地在一旁看着父亲洒脱陶醉的样子，心里认定那卤货一定是世界上最美的佳肴。。。。。。

我讲着讲着，自己沉浸在过去美好的回忆里，连眼睛都闪闪发亮。再瞧瞧我那朋友，O O P S！他瞠目结舌，一脸的表情就吃下了一百只苍蝇一样。等我醒悟过来，不禁大喜，因为这家伙平日颇多得罪于我，于是我忍不住故意接着如数家珍似的讲起好多中国人爱吃猪肚，猪心，猪大肠，猪皮，以及广东人还吃蛇和鼠肉等等逸闻趣事。直到把他说得连一粒草莓都吃不下去，一口饮料都不想喝为止。而我自己不仅笑出了眼泪，乐弯了腰，而且差一点连气都喘不上来了。打那以后，我就称呼这位朋友为“P i g i e”。后来，如果我们一起去G r e a t W a l l吃午餐，p i g i e准会央求我别点猪肚那道菜。而我则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骗他吃下猪肠子，看他会有怎样的反应。

除了吃猪肉，美国人吃鱼也有讲究。大多数人不吃鱼皮，还最好是把鱼肉用什么

粉包起来，然后再炸得金黄金黄的，让它看着不象鱼以后，吃起来才放心。咱中国人讲究的是吃鱼要吃得鲜活，滑嫩。没听说吗，点高级的鱼碟时，上鱼的时候，鱼的嘴巴要一张一张，尾巴还能一摆一摆的，惹得全桌的人都觉得“嗯，不错，不错，来来来，大家别客气，赶紧趁热吃。”曾经跟一个美国同学说起这道菜，一样闹了好大一个笑话，同时我也把“fish head”这个外号送给了他。

我想，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我也曾听说过一个法国外贸团在印度因为拒绝吃猴脑而把生意砸掉的事。不管走到世界上哪个角落，都会接触到不同的饮食文化。留个心眼，注意观察，总会学到许多有趣的知识。但无论怎样，我认为咱中国人可以称得上是举世无双的饮食大拿。

~~~~~

## 出 有 车

胡 彪

出了国门，立刻做到食有鱼，再过两年，又实现了出有车。要说，这奔小康的速度够快的，冯煊冯老前辈到死也不过就混到这份上。只是，说这话时，眼睛只能往身后瞟，不能往两边看，否则会不必要地降低快乐的绝对值。但无论怎么看，出有车毕竟是衣食住行中的一项，因此，侃一侃出有车的理论与实践就有了相当的必要。

出有车之后，朋友向我灌输了不少关于开车的理论，其中有两种针锋相对，杨飞执一端，老牛夫妇执另一端。杨飞的理论是，高速公路是文明发达的象征，驾车的价值之一是快捷，走高速公路是这一价值的充分体现，况且走高速公路对车也有好处，买车时，同是十万公里的总里程，有市内的，有高速公路的，你不是宁取后者吗。总之，这高速公路就是那资本主义的大道，越走越宽广。

我一听，有道理。一家人省吃俭用，老娘在国内还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自己都不忍心多孝敬一点，好不容易小有积蓄，很大一部分都砸进这铁盒子里了，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享受资本主义的这点优越性吗。对，多开高速公路。

邻居老牛则认为，资本主义诚可贵，老婆孩子价更高，高速公路上时速一百公里，只要一出事，两者都要抛。买车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生活要是没有了，还谈什么质量？

一琢磨，也有道理，好象什么人说，活着就是伟大，能好好地伟大着，干吗要轻于鸿毛呢？老牛夫妇平时开车，市区内绝不超过50公里，出市区有普通公路决不走高速公路。后面按喇叭？嫌电多了你就慢慢耗着，开窗骂人？心情好时，笑着回你一Hi，噎死你，心情不好，给你fuck回去，呛死你。所以，直到如今，老牛一家仍个顶个地伟大。

牛妻不仅伟大，而且还悔人不倦。仗着比我们夫妇早拿到驾驶执照，在开车这一问题上，牛妻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我们进行指导。考执照前练车我是出了名地虚心，每个陪练者的指示我都当圣旨对待，有互相矛盾之处则分别为圣。拿到执照后便不一样了，开车时顶反感有人在旁边指手划脚，为此，妻常讨得没趣。但是，朋友妻，不可欺，自然也是不可随便给脸色看的，因此，虽然反感牛妻的指导，但还是要装出一定的风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假定她在陪我练车，无脾气地接受一切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指导。

一日，老牛外出把车开走了，牛妻跟我们的车上街购物。上了车，我一发动，牛妻的指导就开始了，你发动时油门怎么踩这么大？我忙说，脚下没准儿。倒车时，我喜欢把车头摆正再换挡，牛妻又说，你这车倒得太多了，没有必要吗。我只好打趣，真对不起科威特人民。行进中，速度刚过40公里，牛妻马上指出，你这车可是越开越快，已经超速了。当时刚好放着嘎达梅林中那段赛马的曲子，我自嘲道，都怪这赛马的音乐。

在牛妻的严格监督下，我竟有些紧张，居然有两次明显地违犯交通规则。这下牛妻更加得理，随即宣布我的技术不过关。我被她唠叨得相当窝火，但看在风度的份上，只好忍气应道，我这技术是有点臭。然后，牛妻不容置疑地对妻说，就他这技术，你得管着他点，不能让他上高速公路。要搁平时，妻会毫不犹豫接过这板儿砖，顺手向我拍来，这次却没有任何表示，大概看着自己的老公被另一个女人训斥得象三孙子一样，心里也不是滋味。

一年，愚人节那天，我们要出远门。这是第一次去该地，事先就路线问题去请教老牛，他曾去过那里。老牛说有两条路可行，一条是普通公路，一条是高速公路，我们通常走普通公路，慢慢悠悠的，照直开就去了。老牛介绍完情况，牛妻补充道，你那技术不行，别走高速公路。一提车技这茬儿，我心里就不平衡。虽说已不是谈恋爱那年龄了，但被女人轻视怎么说也有点窝囊，我非上高速公路开给她看看不可，不信东风压不倒西风。征求妻的意见，妻的语气竟略带鼓励，多快好省，干吗不走？

那天是周末，高速公路上车不多，三条车道任我穿行，一路顺利，不由想起了杨飞的理论，这资本主义的大道还真是越走越宽广。到达目的地后，一算竟比老牛节省三分之一的时间，因而越发信服杨氏理论。

回来的路上，穿过一个正在施工的立交桥工地，车道只剩两条，而且两侧还有水泥隔离墩夹道，车流密度增大，速度稍减，但仍在九十公里以上。行驶中，见前方车道中央有一异物，开始并未在意，及驶上去，只觉车身一震，砰然一声爆响，接着是异物刮地的声音。我脑袋里也嗡地一声，糟了，不是车胎爆了，就是气缸爆了，脚不由自主地就踩了刹车。脚刚踩上去，又一声闷响，身子往前猛地一窜，车被送出好几丈。好歹把车贴近隔离墩停住，回头一看，后窗里显出一卡车头的下半部，心一沉，完了，被卡车抄了后路，我的车算交待了。

下车后，先看我那心爱的车，这是一辆丰田花冠，小巧玲珑，宛若江南少女，如今臀部已被蹂躏得惨不忍睹。再看那卡车，车轮快有我高了，还拖着长长的货箱，和我那江南少女一比，整个一关西大汉，占了少女的便宜，却傲然挺立，没事儿一样。

这时，卡车楼上的门开了，横着下来一货真价实的大汉，身高七尺，豹头环眼，小胡子象鞋刷一样，胳膊上还纹有图案。一见他，我立刻想起角斗士，在他面前，我与江南少女只剩下性别上的差异了。大汉耸着山膀向我走来，看样子来者不善，要武斗，怕是三个我也敌他不过。我暗下决心，今天一定要文斗不要武斗。正琢磨如何应对，大汉先开口了，兄弟，你没事吧？声音竟非常腴腆柔和。接着，大汉把头探进我车内慰问妻儿，然后又非常殷勤地帮我检查车的损坏状况。

解除了武斗的威胁，又受到如此关照，心里竟对大汉有了些好感，于是，对他回致了兄弟般的问候。携着我的好感，大汉提出留下资料先行一步，也好去前方打电话叫警察。一时我竟难以拒绝，但直觉告诉我，不能放大汉走，妻也有同感。于是，我强抹下脸，对大汉说，对不起，兄弟，我想最好等警察来了再说。大汉听罢，一耸肩，立刻失去继续与我套近乎的兴趣，吹着口哨回自己车上去了。

不一会儿，警察来了。看过现场，录完口供，给了一份事故报告，说，你可以离开了。第一次出车祸，心里没底，小心翼翼地问警察，是我的错吗？警察说，我不指责任何人，但我必须告诉你，今后再遇类似情况，不要减速。我一听，话里话外还是

我的责任，心情沉重地上路了。

快到家时，又想起牛妻的训诫。原想示她一威，这下可好，威没示成，反让她更有话可说，不知她又如何将如何慷慨陈词。果然不出所料，到家不过一小时，牛妻就发现我的车臀部破相，随即关切地上门询问，我只好以实相告。陈述时，态度格外低眉顺眼，尽量让给她一块较高的墙根，指望她能居高临下，宽大为怀。听完陈述，牛妻倒也不与我为难，转向妻说道，我说什么来着？让你管着他点，你不听。我还特意告诉你们走5号公路保险，你们非要走高速公路，这下好了？真庆幸你们一家居然活着回来了。听着她的数落，我心头火苗直蹿，真想怒喊一声，去你妈的！话都到了嘴边，想想这话一出口，伪装多年的风度将毁于一旦，只好紧咬牙关，生生把话憋了回去。

好容易熬到牛妻悔人悔倦了，起身告辞，儿子居然一反常态，热情地把她送到门口，并甜甜地说，阿姨再见！平时家里来人，让小东西表示一下礼貌比让他做作业还困难，今天却这般懂礼貌，分明是别着跟我过不去。我一时气不打一处来，伸手给了儿子一个耳光。儿子被打得莫名其妙，捂着脸愤怒地问，为什么打我？我打得也莫名其妙，不知道巴掌怎么就下去了，但既然打了，就得找个理由，情急中说道，你为什么对其它阿姨不这么热情？妻看不下去了，搂过儿子说，拿孩子当出气筒，真有涵养，说完，拥着儿子进了卧室，我一个人垂头丧气倒进沙发。

晚上，我闷闷不乐地去找杨飞，请教如何处理善后事宜。杨飞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利用得比较充分，付出的代价也比较充分，在这方面可谓经验丰富。我把事情经过又对杨飞陈述一遍，杨飞听完，一拍大腿说，这下你逮着了！我说，拿我开心，是不是？杨飞说，不是，你就等着保险公司赔你吧，闹好了，车大修一遍，你还能赚个千儿八百的。我以前那辆破雪佛莱几处有毛病，我盼这样一个机会盼了很久，结果，壮志未酬身先死，我撞了别人。你第一次车祸就碰上个这样的，不是逮着了是什么？

经杨飞这么一说，我的心情渐渐阴转多云。这祸居然是福？真的是祸兮福所伏？回到家，赶忙给保险公司写信，第二天一早就发了出去，然后，就等着赚那千儿八百的。一周后，保险公司回信，信中称，根据警察报告，这是一起 No Fault 车祸，而你投的是基本保，因此，我们对你车的损坏不负任何责任。这么说，我那江南少女被关西大汉白吃了豆腐？这叫什么世道？什么祸兮福兮的？祸就是祸，而且经常还不单行，难怪老牛……，忽然觉得，牛妻其实挺可爱的。

(原载 F H Y 9 5 0 5 C)

~~~~~

留 学 手 记

老 九

—

我叫李四，屈指一算，我到这个叫美国的鬼地方一晃也十年了。十年，能干什么呢？古人可以做一觉“扬州梦”，现代人效率高，可以搞一次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可没出息的我象大多数留学生那样，六年萤窗雪案，括垢磨光，拿了个博士，又做了几年博士后，车换了五辆，孩子一个没生，但白发倒添了不少。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博士后最后两年，我的研究有了重大进展。满怀信心地把论文寄给大名鼎鼎的“中流”杂志，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审稿的两位先生，仿佛梁效姚文元再世，大笔一挥，把我的论文给臭批一通，不留余地地给退了回来。我垂头丧气地拿着退稿信，

和愤怒的老板研究了半天，终于得出外行不能评论内行的结论。不过，想想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辛苦，得不到相应的承认，心里还是非常憋气。将来在大学找个教职为国争光的前景，也象太阳掉到山后的天，一下暗淡下来。

那天同实验室的研究生王五，假惺惺地跑过来安慰我，没过两分钟，就听见他在走廊里开怀大笑，我和他共事两年，印象里他还不曾这么开心过。做雷锋叔叔看来也不难，不就用自己的牺牲，给他人带去幸福而已吗？！

晚上老婆很不象话，居然饭也不做，而只顾着发牢骚：“瞧你，就会吹牛！算我当初瞎了眼。”想当初，老婆愿意下嫁给我，是奔我许国璋第三册的英语水平来的。谁知风水轮流转，到美国没几年，聪明的老婆已有了上当的感觉，即使我经常象李燕哲教授上德育课一样循循善诱地给她讲要向前看讲女人的名字叫弱者讲中华民族夫贵妻荣相夫教子的优良传统讲再忍忍女人过了三十就好了就会象大海的落潮慢慢平息下来而男人就会象一轮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也没用。我深知，不管我怎么指天划地，老婆对我，就象她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态度一样，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信心问题。幸亏她也被自己的学业逼得昏头转向，我们的婚姻也就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地维持到现在，偶而被她骂骂，倒也还能忍受。

可是今天，在我人生旅途中遭遇如此重大挫折时，在我最需要爱的温暖党的关怀亲人的按摩领导的信任之时，却被老婆如此雪上加霜地一番数落。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猛吸了一口气，平生第一次朝她瞪大了眼学狗吼叫了两声。叫了还不到十秒，她的眼眶一下红了，“啪”地摔下筷子，调头朝卧室奔去，很快便传来了我熟悉的风雨声。

好汉不吃眼前亏，或者更时髦地说，爱你没商量，最后还是我跪倒在她面前，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她的脸象挖掘珍贵文物似地从被里掏出，擦干，一边缺德地想，你别说，老婆哭哭啼啼这个样子还真让人万般怜爱呢。突然，我面前的眼里放出一种逼人的光来，还没等我辨清是红灯还是绿灯，老婆已一把把我推开，恶狠狠地说：“讨厌，离我远点！这几天我倒霉，以后你自个弄吃的！”虽然知道我老婆对我的爱情之强烈，常要通过骂声才能抒发，但我仍象被亲爱的党一个闷棍打成右派似的，心情别提多沮丧了。

攘外必先安内，吃了两天方便面后，我又一次对党表忠心，诚恳地总结了事故的内因和外因，表示自己第一次被“中流”拒绝，没有经验，下一次就不会这样了。我讲得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打结婚后，为了让老婆坚持不懈地做饭洗碗，自己越来越奴颜卑膝，如果我的几位对我寄予厚望的中学老师知道我会是这个样子，一定会痛心疾首的。想当年，做班长的我，不仅在本班，而且在全校同学中都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唉，一物降一物，男人真命苦！不过老婆毕竟比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娃子们要大好几岁，懂得以大局为重，最后还是顺着我给她搭的梯子，爬了下来，宣布罢工结束。

第四天晚上，我拿起一瓶年前出车祸后喝剩下的小半瓶二锅头，一口气灌进肚里。望着空了的瓶子，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就象这喝剩的酒瓶，好的抽光了，剩下的只有无尽的空虚吗？！想着想着，头有些昏了起来，瞅瞅老婆的脸，在一种灰暗的很有浪漫情调的灯光下，开始扭曲起来，跳起了恰恰舞，最后定格成一幅马蒂斯的画。可能二锅头利尿，隔天我一大早便被憋醒，睁眼一看，老婆已经走了。从卫生间回来，我大舒了一口气。可一躺回去，又全身发懒起来。随他去吧，我百无聊赖地躺着，木然地望着天花板，半睡半醒，也不知过了多久。冥冥中，遥遥地，好象原来国内单位企图卡我出国而没得逞的党委书记老张同志腾云驾雾地来了。

天花板上张书记半幸灾乐祸半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李呀，原来美国盖的房子也都一个样，找你比找个合格的党员还难。党和人民千辛万苦教育出来好好的一个人材，不为祖国四化作贡献，反而凑热闹万里迢迢背井离乡跑到这北美的小旮旯里

一个不起眼的床上躺着发什么楞睡什么午觉呢？！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这为国争光呢，多让家乡父老放心不下啊！”

我揉揉眼，老张不见了。回头想想也是，他的话居然还有三分道理。搞政工的就是不一样，一张嘴便触及人的灵魂深处，让人条件反射地想斗私批修起来。何苦呢？说是奋斗为国争光，其实不就为了自己的一点名和利，房和车吗？打东方红太阳升以来，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光辉灿烂，蒸蒸日上，绝不象黑暗的旧社会，因此一个小教授累死累活争来那点光，就算是光的话，还不象小小萤火虫飞在太阳底下，有什么了不起好得意的呢？哪些动不动就鼓吹为国争光的人，不是居心叵测地暗示我国不亮，就是天天盯着美国那盏大灯泡看花了眼而没有自信。我们系里那个已小有名气却总一本正经的印度教授，还有那个同性恋的著名法国女教授，我怎么左看右瞧，就不觉得他们为印度法国争光呢？其实还相反，不少人认为他们是j e r k，可也没人上纲上线说他们给印法抹黑呀。小小教授那点光充其量恐怕只能为自己家里添点亮，这样就很不错了。动不动就提为国争光，无形中给我们已经很不容易的海外游子又增添了很大的思想负担精神压力，个别没经验的还跳了楼开了枪，真是害人不浅啊！当然得了诺贝尔奖另当别论。据说美籍华人得诺贝尔奖是一箭双雕一鱼多吃，同时为两国争光，可遇上这种好事的机率恐怕无异于大海捞针罢了。资本主义社会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充满了不平等，其残酷性，甚至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初来美国想争光的思想可能错了，现在回头也许还来得及。念头这样一转，心头也就一软，泪水哗地便趁机涌了上来。“回来吧！回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屋漏偏逢连夜雨，不早不晚，费翔老哥那无比煽情令人心酸的歌声也象一群蚊子般飞来，缭绕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我终于忍受不了蚊子的骚扰，就在我准备跳下床立刻打包回国之际，耳边响起了驼铃声。仔细一听，果然是我父亲来了！几年不见，父亲又衰老了许多，饱经风霜的

“儿啊，听说你现在思想斗争激烈，俺当心你一时软弱，象王连举一样地当了叛徒，所以就赶来了，果然你在床上半死不活地躺着。俺当初是咋说的来着？”父亲不紧不慢地问道。

“要象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一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生根发芽。”我背书一样地朗诵着父亲的临别嘱咐。父亲当时还说，我的两个妹妹以后出国留学，就指望我的帮助呢。

父亲殷切地说：“对呀，怎么能一有困难就打退堂鼓呢？自从你考上美国后，县长和侨办主任春节年年都到俺家来问寒问暖，这可是很大很大的面子哟。政协和人大也给俺家送了慰问信，教育局和妇联送了苹果，绿化委和对外友协送了猪肉，计划生育委和反贪局送了电影票，文明委和文化局最穷，也送了几套精装邓小平文选。俺成分贫农，现在脱贫成为县里唯一的侨属，去年还当选上了县政协委员，成了组织上关心的对象，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啊！孩子你真一回去，侨办的人更闲了不说，你的妹妹们咋办呢？县里还指望你啥时带几个外国资本家，来投资办厂，修个桥，捐座学校什么的，给乡亲们开点生路，做点好事呢！最近县长和书记刚从新加坡泰国访问回来，托人带口信说，让俺别急，他们正争取到美国考查的机会，县长早就说要代表全县人民来看望俺们的海外游子呢！”

我一听，脑袋一大，眼前一黑，心想：老爹三言两语，这不，回去的路也被堵死了。乡亲们就这点心愿，我能这么快地让他们失望吗？更何况我们家从党的中坚依靠力量，倒变成党的团结争取对象，不就象老婆返老还童变回当年婚前被讨好被吹捧被宠惯被侍候的天使一样，这是多少家庭主妇的梦啊！

我心头一横，咬了咬牙说：“爹，您就放心吧，请转告父老乡亲，俺在这干得不错，已经先后买了五辆进口的日本车了。俺一定在这好好地混下去，把龙的传人的根

深深地扎在美国大地上，再发芽开花结果。到时还要把您和娘一块接来住住俺带游泳池五室一厅的大房子，带您们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再抱抱您们的美国小孙子杰克或大卫，是女的就叫海伦或肉丝，蹭几天资本主义的油，享几天现代化的福。”父亲一听，焦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二

那天后来发生的事，就不记得了。随后几天，张书记、蚊子和我爹象过电影一样地交替着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加上阴雨连绵的天气，我的心里乱极了。到了第六天，一出门，嘿，好家伙，蓝天白云红太阳，整个解放区的天，我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心想，这样光天化日之下，料定蚊子什么的也不敢来，否则我可要把它一巴掌打死。主席说得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以后再也不能意志薄弱了。想想又差点上了张书记的当，再瞅瞅身上被蚊子咬过留下的斑斑红点，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看来革命警惕性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也许投文章大概和追女孩子差不多，这个不行下一个，反正不能虚度光阴。我很快说服了老板，把文章修改了一下，转投另一更加权威的“红旗”杂志。阴差阳错，换了两位审稿的先生，竟然都是好评如潮！老邓一生的大起大落，可能也莫过如此了。据愤愤不平的王五说，这几位审稿的，很可能碰巧是我老板的私交，天下乌鸦一般黑，老外也搞不正之风。不管私交公交，文章很快登了出来，同期还配发了本专业某大腕的专题捧场评论。

晚上回家，我和老婆两人相当激动地先拥抱了一会，然后情意绵绵地相看两不厌。此时的我，就象刚收到被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反通知的老右派，开始以为在梦里，随后全身充满酸甜苦辣，很快又被一种强大的幸福感所包围，多么美好难忘的感觉啊！可惜人生这种时刻实在不多。这样想着，我轻轻地闭上了眼睛……一会，好象谁在说：“当初看上你，我就知道你将来会有出息的！”又好象有人清了一下嗓子，在我耳

歌声把我从陶醉中惊醒，我睁开眼，不禁心惊胆颤：糟糕，我怎么会忘了在文章里把老婆的名字放在我老板和我之间呢？！幸好老婆只是唱唱而已，并没有追究的意思。我连忙夸道：“好！好！整个一个MTV原人原唱，外边店里一盘要卖七十多元呢！”老婆一听，马上松开了我，卷起袖子，边奔向厨房，边说：“你看电视报纸随便，我给你弄个好吃的。”离开老婆的拥抱，我松了口气，赶紧打开了电视。

令人兴奋的是，本系系草刘冰艳小姐对我的笑容近来也真的多了起来，起初是量变，后来是质变，当然是否“质变”在本系同学中尚有争议。也许我自作多情。以草代花，并非歧视妇女，乃因本系的革命传统。至于出处，有说来自一首叫“小草”的流行歌曲，也有说源自“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种资本主义的花”，更有说从“兔子不吃窝边草”而来。我想，最近老婆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每晚都要给我熬桂圆汤喝，一时难以脱身。等应付过这一阵，再找个时间请小刘出去吃顿饭，聊一聊。已经听好几个人不无高兴地谈到她的课题已做不下去，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虽然她人很傲，探戈也跳得很棒。一个女子，只身一人不远万里来到美国，人再傲探戈再好，倘生活上遇人不淑，工作上没一个负责一点的人给指导指导，难免会吃很多苦，上很多当，走很多弯路，背后流很多眼泪的，因为舞会一个月最多也就一两次，可实验室是要天天去，老板是要天天见的，除非你转到舞蹈系去。唉，小刘的事以后再聊，先谈正经的。接下来的几个月，向我索要材料的来函从世界各地源源而来，络绎不绝，其中不乏令我景仰的大名，能够亲自给他们回函，满足他们的需求，我感到万分的荣幸。

外国的月亮不仅更圆，外国的花开起来墙内墙外都香，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已经名声在外，还是参加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很多同行，不论中外，对我漂亮的研究成果都很羡慕。会上，通过别人引荐和自荐，我还认识了一些名教授和正在攻博的小姑娘。我发现，只要师出名门，这些小姑娘和老教授对你都会显得热情友好，有的教授还拍拍我的肩膀，问我什么时候开始找工作呀，令我受宠若惊，手里端着的咖啡差

点没洒在他们身上。

往事依稀。想起几年前，曾经想挤进他们实验室做博士后，寄去的咨询信，就象开出去的“铁达尼号”。要不是在一次会上，碰到我现在的老板，被我一阵执著的瞎侃而感动，收容了我，我还不知如今会流落何方呢。说不准会象我们隔壁实验室的研究生小左一样，整天在网上泡着，专业狠批吴弘达，业余痛骂魏京生。越想越后怕，越想越幸运，真是今非昔比，新旧社会两重天啊！

三

开会回来后，我信心大增，说干就干，我以秀才们起草党代会报告的劲头，很快把将来的研究提案初稿弄了出来。实验室几位对华友好的美英法人士，是我民主咨询的主要对象，他们有的帮我改时态，有的帮我加 t h e 或减 t h e。当读起来一点不象自己写的英文后，初稿就成了定稿，谢天谢地，第一批求职信终于发出了。

一天上午，全美排行前十名的著名客来蹲大学的一个系主任给我打来了电话，邀请我去面试。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得知这个消息，就象遭到电击一般。对着电话，我激动的语无伦次。听说老农陈永贵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就只知道拼命喊：“毛主席万岁！”当时听了还觉得好笑。我放下电话后，感觉心跳的太快，低头一看，发现双手已出了一大把汗。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结果比老陈好不了多少。名气这玩艺，真是比鸦片海洛因还厉害。

很快大伙都跑来祝贺。小左又激动又羡慕地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祝贺你为国争光，从此打入主流社会，你是中国人的骄傲，你现在是精英了！”可怜一旁王五的脸拉得象苦瓜，笑起来又象苦菜花。

我请大伙晚上到一家餐馆撮一顿，王五故作姿态说，今天不巧，不仅左手小指甲疼，几根头发也痒的慌，去不了。我一阵好劝，他也就顾不疼痒同意赏脸了。席上，小左说要为我写一篇鼓舞全国人民的报告文学，帮我吹一吹，题目就叫“海外游子奋搏篇：从小山村里的一个放牛仔到美国客来蹲大学的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争取一炮打响，让全国人民都被鼓舞一下。

小左不仅会写琼瑶小说，而且还是一个叫“猪圈”的中文网里威震四方的大腕。在一次为争论“人权”是否就是“养猪权”而引起的圈内混战中，小左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冷嘲热讽，嘻笑怒骂，苦战左右围攻成帮结伙的民运分子和热血爱国青年。据说那场恶斗伤亡惨重，其残酷程度，不亚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可惜五七年主席还不知道猪圈也有猪圈的妙处，否则可能也不会把知识分子都往牛棚里赶了。没有耕耘，哪有收获？年终评比时，小左也因其独一无二的“鲁迅风格”而荣获本年度圈里的“拱猪奖”。再接再厉，小左新近又编著了一本《国骂汉英对照美容词典》，比如把“他妈的”，变成“TMD”，“牛逼”写成“NB”，“你他妈的真牛逼”，就是“NTMD真NB”。这样大伙骂起来即高兴痛快，听上去也干净卫生。

“教授别吹，别吹，比起你我TMD好惭愧。”小左有点害羞了，随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做贪官污吏，稿酬和我对半分，并保证小左和李教授一定会同时同刻在神州大地扬名，我一阵感动，当场把《人民日报》的独家版权批发给他。

因口口声声说一学成就回国而令不少中国同学肃然起敬的小赵毫不给我面子地说：“Give me a break！当年公派出国的李教授，到期了一没有谢绝导师热心挽留毅然回国的迹象，二没有归还国家培训费旅费生活费的愿望，反而先拿绿卡后入籍，朝终身教授的目标不屈不挠地奋进。一旦终身，回去讲学这些理所当然的事反而成了国民的荣幸，也不知道是祖国人民健忘，还是祖国人民心理素质比过去大大增强，对这种通货膨胀现象也习惯了，这文章难度大。”

一番义正辞严的话，弄的大伙面面相觑，结果还是医学系理论能力很强的张三出来打圆场：“话不能这么说，听说扬振宁老先生当年也是公费留学，如果不是他断然拖欠公款不还到期毅然滞留不归的话，能为人类做出这么大的贡献，为国争这么亮的光吗？当年真及时回去，怕只又多出一个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而已。如果日后李教授能通胀到扬教授的分量，祖国人民还是会暨往不咎，热烈欢迎的。祖国人民不是傻子，都知道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去的地方是黄金地温柔乡的美国大后方而不是让你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就好比高干子弟把钱都存到瑞士银行一样，是既保险又保值的勾当。当然过三十年后，再取出用不迟。都存在国内人民银行，说不定哪天一阵风暴就贬得一塌糊涂。”

小左道：“可是话说回来，现在确实是有一技之长国家急需的不回去，国家不需要的反而天天开‘我们要回家’的研讨会，甚至有人不惜挟洋自重，化名潜返，以民主之名，行爆破之实，严重危害我国的大好稳定形势。让人把嘴都要气歪了。”说着说着，小左两个脸蛋已气愤的涨成猪肝红。

热血爱国青年小左年纪轻轻，生在红旗下，长在可口可乐里，属于幸福的第七第八代，自然对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民运分子有着刻骨的阶级仇民族恨，每回一谈起来，就激动得不行。

张三忽然不满地说：“你冷静点行不行？看你把油都溅到我的裤子上了。我这条原来为d a t i n g新买的裤子，有半年了一直还没有机会穿呢。今儿是为李教授高兴，破格了。结果让你给糟蹋了，叫我以后如何见人啊？！小心一点。”我低头一看，可不，小左双手哆嗦，手里不知从哪弄来的一把油正到处滴着，我连忙帮他抹干净了。小左虽然在如何治理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的问题上经常胸有成竹地指点江山，代表祖国人民的需要频频发言，可是人无完人月有阴晴圆缺，他的个人生活料理能力就好象差了点。

还是小赵把话引入正题：“今晚还是莫谈国事好，免得又伤和气。实在要写报告文学，可以从另一方面入手，强调李教授科学发明的重大意义和对外国人的震撼，现在一翻开《红旗》杂志，不是z h a n g就是w a n g，几乎都是炎黄子孙的文章，真让人开心和激动啊。文章一定要让人真正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无可比拟的聪明才智，明白我们海外学子个个是读书种子，人人是栋梁之才。总有一天，我们会把被老外垄断的阵地给夺过来。”

隔壁实验室怀才不遇正在做第四个博士后的老猫附和说：“对，对，还要强调我们创业的艰苦性，象吃方便面，住贫民区，买不起保险平时开车提心吊胆，换不起机油自己咬咬牙钻到车底下，超市里没有贴s p e c i a l的东西我们看都不看，其他没看过的还有新电影，旧书店，都可以写进去。要不国内的人还以为我们天天花天酒地，日日纸醉金迷呢！刚来头一年新年夜，在一家餐馆里打工打到半夜回去，那时还是光棍一个，回到住处，连个讲话的人都没有，后来一个人实在熬不过去，便狠了狠心，往国内拨了个电话，我妈第一句话就是，过节了，你们那边街上一定人山人海，到处放鞭炮热闹得很吧？我说，是呀，刚逛街回来。还没说完，大老爷们的眼泪已经落了下来。你们不知道，我当时住在一个黑人区，新年一到，外面都是一片枪声，我妈还以为放鞭炮呢。国内的人知道什么呢？我们要多沟通沟通。”

已经冷静下来的小左说：“g o o d p o i n t！这一点要写上。另外，李教授锲而不舍的毅力我尤其佩服。在多少不正之风的狂吹猛扫之下，你一不上网，二不下海，而是横眉冷对华尔街，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执迷不悟的事，也只有魏京生能干的出来。”

小赵突然来了灵感，大叫起来：“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一定要强调爱国主义。大伙天天为国家脸红脖子粗骂爹骂娘地吵来吵去的，不都是因为爱国吗？放眼全球，有哪个国家的留学生能象我们这样人人仿佛周总理似的整天为国家大事操心呢？有一

次我深更半夜在睡觉，还有人打电话来，非要跟我讨论一下朱熔基，否则这哥们睡不着。从这点，你不得不说几十年来党的爱国教育方针是无比正确深入人心的。看来大势所趋，爱国不分先后，李教授公费这条就别提了。如果文章写得好，说不准可以成立一个李教授先进事迹汇报团，全国巡回演讲，向党和人民汇报李教授如何一心扑在科研上，而生活上则不惜把自己糟蹋得人无人，鬼不鬼，总之比陈景润还陈景润。”

我说：“再给你提供一点素材吧，我老板最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T h a t i s g r e a t ! 你要是能想办法把它翻译成‘你们中国人真伟大！’的话，上人民日报就是瓮中捉鳖了。而且别忘了写上，我刚来时，老板就象过去冰艳一样从不拿正眼瞧我，而我又是如何忍气吞声默默奉献，最后才对我刮目相看的。文章有起伏，才有看头。”

正吹得不知天高地厚之时，忽听旁边的我老婆从喉咙深处里“哦”了一身，声音沉闷得象千年古墓里睡死了的人翻了个身。起初以为她让鱼刺给卡住了，再一看行情不对，也许我老婆对冰艳过敏了，我连忙给小左使了个眼色，小左不愧是小左，赶紧说：“奋搏篇的第二小节的题目是：每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个能顶半边天的老婆。”我老婆听了顿时脸上象鲜花盛开的村庄，同时向我身上又靠了靠。

这时王五冷冷地插话说：“我看还是别高兴太早了。拿到面试和人家要不要你是两码事！有些东西就象钱啊女人啊一样，是越想越没有的。”前阵子股市大跌，好在“大跌”发生在江主席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敲钟的前两天，故和主席无关，但大家都知道王五赔了一大笔进去，一时气氛沉重的象开总理追悼会似的。

老猫首先打破冷场说：“百里挑一，拿到就已经为中国人争光了，不给是他们不识货。”回头又对小左吩咐道：“你文章还是要写，不过别忘了把哥们给捎带一笔，咱不才，只能回国做做二道贩子，可如果能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一露脸，也值了。”

老猫人生坎坷，多年来因课题不顺又和老板不和，一直郁郁寡欢，无精打采，在家里时常捧着十多年前在大学读书时得的一张“三好学生”奖状发呆，真把他老婆给急死了，怕他这种环境影响坏了孩子。前后试了无数办法，比如给他放老贝的“第九交响曲”，熬壮阳药喝，看发仔的功夫片，读《人民日报》海外版，周末带他上查经班听姐妹们诉说革命家史，讲黄色笑话等等等等，都不太见效。

半年前，他老婆听人说很多年纪大的多有这毛病，只有回国可治，于是就整天催他应邀回国讲学。一个月回来后，果然象做了一次“free car wash”似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逢人就眉飞色舞地讲国内的大好形势，对侨胞们如何重视，比如免费住外宾馆，讲学那一周，每天有专车接送，平日吃吃喝喝不提，晚上还有漂亮女生陪着去唱卡拉OK。和校长合影的照片也登在了母校校报上，校报上赫然登出来是“现在美国某著名学府里任高级研究员的猫博士先生”，还有“猫博士的研究已涉及四个不同的前沿领域”，听起来令人有站在田头望北京的感觉。老猫心血来潮，还应邀作了一次本专业外的国际贸易讲座：“中国留学生如何到美国买日本的二手车？”广告一贴，果然连十里外的国际经贸学院的大学生都慕名跑来，说是要跟博士学谈判计巧，老猫众望所归地台上一站，从如何联系出国的ABC开始，侃侃而谈了好几个小时，非常成功地让台下无数顶礼膜拜的学子们梦想神交地望洋兴叹了一晚，为发展中日友好谱写了新的篇章。

不过好景不长，回来三个月后，好象有旧病复发的征兆。最近朋友推荐了另一种秘方子，说国内现在各种名目的赴美访问团很多，有机会争取和祖国亲人们多见见聊聊，一块吃吃饭，病情也可减轻一些。这个周末，老猫就要去领事馆和中科院一个访问团的代表们座谈治疗了。

张三笑笑说：“你还没那么严重吧？，这种病，没有什么科学常识的文人们把它叫‘乡愁’，其实是胃溃疡的一个变种，出国的人都容易得，没什么了不起。不过也

得小心，天长日久，有少数多愁善感的会发展成胃癌，最后亡命他乡。失恋，离婚，春节，中秋夜，找不到工作，被老板训斥，吃‘汉堡’咽不下，深更半夜独自走在无人的大街上，阴雨连绵时车死在高速公路上，阳光明媚花开遍野时你又病倒在床上，好不容易有点空坐下来想歇口气打开电视又碰到Harry吴，这些时候容易发作。看你这样子，多到中餐馆撮几顿就好。我有个朋友，真得过这个病，我替他一摸脉，原来夫妻不和，想幼儿园时的一个女生了。后悔那时她那么可爱纯情，自己年幼无知，竟不懂的对她好。天天哼着一首叫‘同桌的你’，就回国找去了。感动不感动？千辛万苦跑回去一看孩子他妈，最近刚下岗，不管风吹雨打，整天坐在街道口，摆了个小烟滩，外带卖酸奶。当时就死心踏地，回来发誓再也不心猿意马，要和老婆好好过。”

老猫说：“这样看来大部分的人迟早都要得，说得我松口气，不过我看李教授就很健康哟。”

王五抹着油嘴说：“嘿嘿，什么健康，我看人就是要运气好，这就象中lottery似的，中上了，您就是大爷，可以整天给别人讲您那天为什么您不去挤死人的跳蚤市场，而是如何有先见之明地跑到这个而不是那个超市去买了这张而不是那张票，反正随你砍。就那么一张票，让你给买走了，你回头再告诉别人你的经验，有个P用！其实我早看穿了，人啊，运气一到，挡也挡不住。”

老猫正色道：“你这什么话，不能全盘否定人家多少年的奋斗，老邓早就指出：不要不服气。我有很多哥们至今没出来，也没对美国说个不字，更不会吃里扒外下黑手干把美国妖魔化那种缺德事。前一阵子，还有兄弟要我帮忙联系，相比之下，我很感慨，这么多年了，我都准备退出江湖改邪归正了，人家还有那个梦，不容易啊！有些人的心理就是不平衡。哥们就是NB！”

小左马上接茬道：“谁知道，还是不要狗眼瞧人低。李教授将来不小心，真得了诺贝尔奖，哥们，这就是一顿有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晚餐了。”

话音未落，王五已把我刚用过的一张餐巾纸，塞在小左面前：“历史文物，您好好珍藏着吧，说不定哪天可以拿来拍卖个大价钱呢。”

张三笑道：“别闹别闹，TMD哥们全是精英，现在沦落，将来谁知？！二十年后再论英雄，赶紧趁热享受人权，吃吧！”

老猫说：“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哦，对了，敢情大学毕业时，我对别人就这么说来着。这不，一晃眼，二十年快到了，唉，真是弹指一挥间，空怀壮志啊！吃！”大伙一愣，马上想起了正事，把筷子一齐伸向刚端上来直喷热气的五更肠旺上。

四

后来一个月，又有不少学校给我打电话，让我去面试。板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一片恭贺声中，我一边准备自己的讲座，一边忙着接四面八方朋友们慕名打来的咨询电话，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如何找老板找课题找工作等等成功的秘诀。

幸福的日子总是如梭。转眼出发的时候到了，老婆最后帮我整了整领带，给了我两个甜蜜的吻，先上班去了。上午11点的飞机，我看看手表，送我去机场的老猫还没来。端详着镜子里衣冠楚楚的我，再看看犹如“春风吹又生”的满头白发，忽然有点伤感起来。此时此刻的自己也许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遥晚前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场面却又已经逼来，不容我喘息，不容我凝视。几十年来的日子风风雨雨，都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奋斗中度过。可多少牺牲拼搏，熬到“灯火阑珊处”那刻，又恰

是“望断天涯路”之时。难道人的一生就在这一次次的循环反复心为形役中度过？何时才能我心无碍地真正解脱呢？

“啊，没什么，刚来点对人生充满诗意的哲学反思，不过苗头不对，很消沉，幸好让你给打断了，”我说。

老猫有点困惑，可能没听懂我在胡说些啥。听他夸奖了一番我如何精神，越发象教授之后，我们就上路了。

飞机腾空而起，穿着这套崭新笔挺的西装，挤在窄小的位子里，想着即将到来的面试，我的心情，就象第一次去见我老婆时那样，兴奋，不安，紧张，充满期待，又有点低烧，反正是全身都不自在。此趟面试，生死难说，不过好在还有那么多的面试机会，拿下个把应该问题不大。人生真不可测，想想一网情深的小左，得胃溃疡的老猫，在海里挣扎的王五，以及那无数对我无限艳羡的眼神，我还有什么好患得患失的呢？！哦，差点忘了：还有冰艳那不美丽但动人的笑容，想到她，我便犹如重灾区农民见到了前来慰问的李总理江主席，一股暖流迅速流遍全身。我掏出临行前老婆硬塞给我的一小块威斯康辛西洋参，不论真假，塞进嘴里含着。再看看窗外，一朵朵白云不知何时已被抛落到脚下，面对着湛蓝如洗的天空，我的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渐渐融化进去。

【作者按：本文并非虚构，欢送大家对号入座。倘发现情节有误，请与作者联系。】

（选自黄金书屋海外百感集，原载不详）

【闲话百篇】

说 武 侠

西 蒙

我喜欢看小说，常为那个世界里的一切如痴如醉。看得最多的大概是《红楼梦》，再就是武侠小说了。迷上武侠也有些年份了，八二年的时候，国内放了第一部功夫片《少林寺》，拳脚棍棒，刀光剑影，加杂着咿咿呀呀的吆喝声，看得我眼花缭乱，热血沸腾。接着市面上开始有了武侠小说，我赶紧借来不少翻看。当初看了也不觉得怎么，不外是如能点隔壁阿三一记笑穴，那定会很有意思等等。后来年纪稍长，看得也比较多了，又把金庸的十五部大作搜来狠读一番，觉得武侠小说中门道还不少，颇有些讲头。这里就试着说说我看武侠的一点心得。

亢龙有悔搏英豪

浪迹天涯，抚琴按箫，松下对弈，情人剑常令人神往。大姐落泥，哥翁上来，是横不过，躺尸功谁不为喷饭。

说到武侠小说，不免要先提一下这个“武”字。太史公作《史记》，“侠以武犯

禁”，武功之说自古有之。但到了新武侠小说里，却又将这武功化出了一个新的境界。小说中内功外功，轻功暗器，用毒行医，武功门派繁多，新奇怪诞，直让人看了目不暇接。

并称鼎足三侠的梁金古三人写到武功，各有独到之处。梁羽生的武功大多出自天山一脉，一套天山剑法就象是正义的化身，仿佛谦谦君子，又似风流名士。一剑挥出旨在气度恢宏，又多于王道的平和。其他邪派的武功花样颇多，或阴毒，或残暴，但总失之于霸道。古龙笔下的武功较量更象人性的较量。小李飞刀已进武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那飞刀，就如道之所在，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他的性格他这个人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只有一次次的磨历，在宇宙间象一个流浪的精灵，又象一颗永恒的星。

金庸笔下的武功却是博大精深，风流谐趣。象一桌美酒佳肴，冷盘热炒，点心羹汤，应有尽有，吃时口腹大快，吃后又回味无穷。先说冷盘，冷盘便是那种三斤牛肉的武功，不讲色香味，只讲饱肚，只讲效果。象降龙十八掌那样，一掌拍出，总能把人打得服服贴贴。热炒可以说是太极剑，刺苍蝇剑，现炒现卖，边打边练。作点心那当然是要兰花拂穴手了，这种手法靠的不是内力，而是媚力，葱尖般的手指在人眼前花里胡哨一晃，人家登时就傻了，然后再在人心口一点，效果也是极佳。若评喝汤能手那一定要算上我行，练吸星大法，不管别人吃的是什麼，唏哩花拉，一股脑儿，都给你吞个干净。

金庸写武功，又常于书中的人物性格有联系。杨过与爱妻分离，而创黯然销魂掌；段誉公子多情，举手投足又常有几分女儿态，练就了凌波微步。黄药师潇洒任性，练得是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欧阳锋与毒为伍，练得则是灵蛇拳与蛤蟆功。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真小人，伪君子，与一代枭雄，练得则是，寒冰掌，辟邪剑，吸星大法。真是各有千秋，各擅胜场。

若光是说掌剑拳头，这武功终是落了下乘。筷子，毛笔，棋子，棋盘在金庸手里无不是一套武功，就连唱戏的也有一套唱戏功可与人周旋。包不同大战李傀儡那段金庸写道，『包不同和那戏子相斗，察觉对方武功也不甚高，只是招术变化极繁，一时扮演西施，吐言莺声啾啾，而且蹙眉捧心，莲步姗姗，宛然是个绝代佳人的神态，顷刻之间，却又扮演起诗酒风流李太白来，醉态可掬，脚步东倒西歪。妙在他扮演各式人物，均有一套武功与之配合，手中软鞭或作美人之长袖，或为文士之彩笔，倒令包不同啼笑皆非，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可见“非也非也”遇到“胡角一番”，也无非可生。金老还让林朝英创了一套美人拳，西子捧心，班姬赋诗，洛神微步，从此使“粉拳”二字威力大增。（读到这段，曾想这样的拳法怎么没有流传于世。良久，恍然大悟。当年杨过于华山之巅传了张君宝三招，便是这美人拳法。后又经张三丰多番演变，方有大成。后人不知，只知太极拳法以柔克刚，谁知“太极”本意乃“太太极是”也。后来更至发动各种女拳运动，寻本追源，皆出于此。）

金庸小说十五部，写过的武功少说也有百来套。究竟哪一路最厉害一直是金迷们讨论的话题。也有人问过金庸，他最喜欢哪一套武功，他说最喜欢的是一招亢龙有悔。我其实也是对降龙十八掌偏爱的，这种大块牛肉的武功最是带劲。亢龙有悔、飞龙在天、见龙在田、鸿渐於陆、潜龙勿用、利涉大川、突如其来、震惊百里、或跃在渊、双龙取水、笑言哑哑、时乘六龙、密云不雨、损则有孚、龙战於野、履霜冰至、羝羊触蕃、神龙摆尾，十八掌如一掌，北丐，北侠，北乔峰将一套降龙十八掌会尽天下英雄。郭靖初学这套掌法时，书中写道：『。。你要破她这一路掌法，唯一的法门就是压根儿不理睬她真假虚实，待她掌来，真的也好，假的也罢，你只给她来一招‘亢龙有悔’。她见你这招利害。非回掌招架不可，那就破了。』诚然，只这一招亢龙有悔，集浩然正气于我，以不变应万变，万方宾服矣。这一套掌法又不是人人都练得的。黄蓉比郭靖聪明百倍，又身为丐帮帮主，但她不会。或说她是个女子，不宜练这套武功。那耶律齐也是丐帮帮主，悟性怎么都比郭靖好点，但他只练了十二掌。或说他练功不够勤，没有“别人练一天，我练十天。”那再下一任帮主史火龙，闭门谢客，

一门心思练这十八掌，练得走火入魔，半身不遂。可见武功也是因人而异，没有非凡的胸襟才识，是练不到非凡的武功的。

那么，又要问：天下芸芸众生，有非凡胸襟才识，堪称大侠的，又有几人？

美酒更添人寂聊

夫大丈夫者，有所为有所不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荆轲刺秦，壮士悲歌，易水犹冷；水浒英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中国古来一直崇拜侠士英雄。那么什么人称得上是侠士呢？若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要属郭靖张丹枫等；若说至情至性，搏击中流，那要属杨过；若说慷慨友情，急人所难，那要属楚留香；笑傲江湖，红颜知己，那是令狐冲了。但若说到武侠小说中的第一人，那定是萧峰莫属。

萧峰一上场就光彩照人。书中写道：『西首座上一条大汉回过头来，两道冷电似的目光霍地在他脸上转了两转。段誉见这人身材甚是魁伟，三十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的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段誉心底暗暗喝了声采：“好一条大汉！这定是燕赵北国的悲歌慷慨之士。不论江南或是大理，都不会有这等人物。包不同自吹自擂什么英气勃勃，似这条大汉，才称得上‘英气勃勃’四字！”那大汉桌上放着一盘熟牛肉，一大碗汤，两大壶酒，此外更无别货。可见他便是吃喝，也是十分的豪迈自在。』

接着，剧饮千杯男儿事，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法刃加身，洗人罪名，大智大勇，平息叛乱。又因旧时缘由，人生陡变，胡汉恩仇，英雄挥泪。或说天欲降大任于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聚贤山庄，虎穴龙潭，虽千万人吾往矣。杯酒断交情，舍身为红颜，侠骨更有柔肠。雁门关外，往事如烟，乾坤莽莽，唯卿与我。奈何，天意弄人，塞外牛羊空许约。直至最后，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应叹英雄总是悲剧，也可以说是悲剧造就了英雄。

“萧”是孤单寂寞的意思，萧峰，孤独的高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萧峰面前，其他人物顿时相形见拙。梁羽生笔下的侠士，忧国忧民，能诗能侠，但让人读着总觉得他们太正派了，有点活着太累了的感觉。如果拿萧峰和古龙笔下的人物相比，那么萧峰是“万里悲秋常作客”，而李寻欢等只可以是“百年多病独登台”。金庸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比不得，陈家洛身为总舵主，却不能识人，不识乾隆之假义，也不识霍青桐之真情。郭靖失于木讷，吃起牛肉来属于呆吃乱扒，少的是豪迈之气。而且又有个鬼灵精在左出谋划策，又有一众前辈扶持，但最后还是没有平息蒙古进犯。令狐冲倒没什么，只是当年我先看港剧，再看小说。周润发演令狐冲，形象先不去说他，自称好饮，但每饮必醉，醉后又念念有词，“小师妹，小师妹。。”哪里有半分男子汉气概，看得我大倒胃口。萧峰喝酒是以五斤打底，何曾醉过。杨过性格过于偏激，同样不容于世人，萧峰胸襟宽阔。杨过却有时成心不领别人的情，不给人台阶下。张无忌不说了，老好人一个，只知道四女同舟何所望。

当然萧峰英雄，咱也不可忘了通吃侯的狗熊。：)不管是皇帝主子，神龙教主，天地会总舵主，前明公主，还是满朝文武，帮会兄弟，小宝公从来是通吃无赔。见风使舵，顺水推舟，无中生有，有也化无，种种神功小宝更是炉火纯青。这里试抄一段，可以欣赏：『要韦小宝想法子去偷鸡摸狗，混蒙拐骗，他还能拿些主意，现下面临这种大事，要他拿个主意出来，当真是他的好看，摆明了叫他当场出乖露丑。。。眼见人人的目光都注视在他脸上，不由得大是发窘，心中直骂：“辣块妈妈，这。。这如何是好？”他心中发窘，一个个人瞧将过去，盼望寻一点线索，可以想个好主意，看到那粗壮汉子时，忽见他嘴角边微有笑容，眼光中流露出狡猾的神色。此人刚才

还在大叫大嚷，满腔子都是怒火，怎地突然间高兴起来？一凝神间，猛地想起：“啊哟，辣块妈妈，这批王八蛋不怀好意，要我来搨烂木梢。他们想去跟沐王府的人打架，却生怕我师父将来责怪，于是找了我来，要我出头。”他越想越对，寻思：“我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虽说是香主，难道还真会有胜过他们的主意？他们是要拿我来作挡箭牌，日后没事，那就罢了，有什么不妥，都往我头上一推，说道：‘青木堂韦香主率领大伙儿干的。香主有令，咱们不敢不从。’哼，他们本就要鸡蛋里找骨头，废了我这香主，我领头去跟沐王府的人打架，不论是输是赢，总之是大大的一块骨头。好啊，辣愉妈妈，老子可不上这个当。”他假装低头沉思，过了一会儿，说道：“众位兄长，小弟虽然当了香主，只不过碰巧杀了鳌拜，本事是一点也没有的，计策更加没有。我看还是请玄贞道长出个主意，一定比我高明得多。”他这一招叫作“顺水推舟”，将一根烂木梢向玄贞道人肩头推去。玄贞道人笑了一笑，向樊纲道：“樊三哥的脑筋可比我行得多，你瞧怎么办？”樊纲是个直性汉子，说道：“我看也没第二条路好走，咱们就找到姓白的家里，他们要是向徐大哥磕头赔罪，那就万事全休。否则的话，哼哼，说不得，只好先礼后兵。”人人心中想的，其实都是这一句话，只是沐王府在江湖上威名甚盛，又是反清复明的同道，谁也不愿首先将这句话出口来。樊纲这么一说，几个人都附和道：“对，对樊三哥的话对极！能够不动武自然最好，否则咱们天地会可也不是好欺的，给人家打成这副样子，难道便罢了不成？”韦小宝向玄贞道人和另一个汉子道：“你二位以为怎样？”那汉子道：“这叫作逼上梁上，没有法子，咱们确是给赶得绝了。”玄贞却微笑着点了点头，不置可否。韦小宝心想：“你不说话，将来想赖，我偏偏叫你赖不成。”问道：“玄贞道长，你以为樊三哥的主意不大妥当，是不是？”玄贞道：“也不是不妥当，不过大家须得十分郑重，倘若跟沐王府的人动手，第一是败不得，第二是杀不得人。倘若打死了人，那可是一件大事。”樊纲道：“话是这么说，但如徐大哥伤重不治，却又怎样？”玄贞又点了点头。韦小宝道：“请大家商量个法子出来。各位哥哥见识多，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还多，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想的主意也一定比我好得多。”玄贞向他瞧一眼，淡淡的道：“韦香主很了不起哪！”韦小宝笑道：“道长你也了不起。”

若单说厚颜拍马，那要首推星宿弟子。但若说到马屁的创意与效果，小宝却是古今第一人，鸟生鱼汤，关云之长，诸葛之亮，信手拈来，妙到巅毫。真是挠到痒处，拍到心里，拍得几位一方之主，雾里云端，掉不下来。又加杂几分真情，惹得个陈近南也不得点头称是。『陈近南一生之中，不知听过了多少恭维谄谀的言语，但这几句话出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口，觉得甚是真诚可喜，不由得微微一笑。』不过话说回来，小宝对上到底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对下也不盛气凌人。对朋友也讲义气，他把康熙当兄弟，太后要追杀他，他本可以一走了之，但是怕康熙一人在宫中危险，冒着杀头之罪，把这件事给康熙说了。天地会也是他的兄弟，康熙要炮轰伯爵府，他也是不顾生死，把他们给救了出来。其他嘛，就马马虎虎了，至于建宁公主，则可考虑到底要不要救了。所以说最多只能评他一个有正义感的贪官。

小宝官运亨通，七房太太，可谓鸿福齐天。但孰道，人生终有不得意。官场之中无义气可讲，皇上那儿的功劳也用得差不多了，再呆下去就可能有危险了。虽有七房太太，但多少太太多少爱就是个问题了。公主蛮横，郡主太小，又有点呆，方怡、苏荃、阿珂、曾柔是上了贼船下不来。小宝最喜欢的一个算是双儿了吧，但双儿是个小丫头，服侍得倒都妥当了，但没什么情趣可讲。可以想象，「某日小宝醒来，见一众太太睡得正香，东瞧一眼，公主露了一段膀子，西瞥一下，阿珂蹙了一记眉头，漫步走到门外，长叹一声：唉。。想起了书中第一美人陈圆圆。」英雄有憾常使他们更可爱，小宝也有憾，也伤感，只让人觉得更真实可爱。

前一阵子看了黄易的《覆雨翻云》，这部小说我是挺喜欢的。黄易被称为梁金古后当代武侠小说写得最好的作家，功力果然非凡，黑榜高手，道心种魔，蒙汉纷争，高潮连起，煞是好看。书中的一个主角韩柏，活似另一个韦小宝，也是福将，也是妻妾成群，但我读着总觉不如小宝。小宝出身妓院，长于市井，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虽无大志，也有大成。无赖中加杂着真情，你爱他也是这些，恨他也是这些。韩柏象是个复成人，本来挺老实的一个书童，什么都不敢做。后来给赤尊信种下魔种之后，

一会儿威武不可侵犯，一会儿又无赖之极，字里行间便少了小宝那种真实感。

《覆雨翻云》最后一章「月满栏江」，魔师庞班和浪翻云双双破碎虚空，庞班由魔入道，浪翻云由侠入道，所谓殊途同归。或云空即是空，圆亦是空，给全书画下了个圆满的终点。

古寺玄松疏影动

秦淮河畔，古寺幽然，声声梵唱渐远，点点渔火犹明。月下一僧白衣似雪，远处一石颌首知音。昔日如来说法，拈花以示弟子，三千比丘唯迦叶一笑。禅者，本说不得也，其中多少玄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读武侠小说也如解禅，一些作者喜欢用书中的人物来暗示他们对人生的观点。

我比较晚看古龙的小说，看的也不觉得怎么好，只是一部《多情剑客无情剑》值得一提，可算一部佳作。小说中的武功比试，就好象说释解禅。浑身都是空门，反而没有空门了。手中无环，心中有环；环即是我，我即是环；直至无环无我，环我两忘，才可无坚不摧，到达巅峰。释家说，风吹旗动，非风动，非旗动，实是心动。色相都只一念之间，无欲无望，无色无相。万事本空，何惹尘埃。便是这物我两忘，才可到达彼岸。这里讲的也就是以无胜有，李寻欢在人们的口中是一种传说，他的武功没有人知道到底多高。他的一生可以说四大皆空，无贪，无嗔，无爱，无欲，不为名利所扰。也可以说他浪子情深，他对林诗音的感情，情到浓时知情苦。我开始很奇怪他的选择，但后来略有所悟。他并不是不爱她，只是他性格如此，率情任性，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刀剑美酒，小榭留香。他宁愿时时刻刻在她身边，也不愿意和她有白头之约，因为他知道他并不能给她幸福。他对朋友也极是热情，为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么他到底是，万事皆空，诸邪不侵，还是至情至性，法相圆通？

记得有人问过金庸，他写武侠小说是先想写一个故事，还是先写一个人。他说他总是先构思好一个人物的性格，然后再围绕这个性格来发展他身上的故事。金庸晚年研究佛法，但他笔下的人物并没有个个出家为僧。或悲，或喜，或归隐，或成仁，或恶有恶报，每个人都有一个结局。陈家洛性格所至，反清失败，退引西疆；郭靖为国为民，死守襄阳，舍身成仁；令狐冲，不为名利，冲淡随和，笑傲江湖。也有出家为僧的，《天龙八部》中那老僧曾点化慕容博萧远山，大燕复国是空，不复国也是空，血海深仇皆尘土。同样，谢逊报仇之后也出家为僧。可见人如果是为某一件事活着的，当做到后，会觉得一切如空，从此再无寄托。但如果是为自己而活着，率情任性，放出自己的光芒，那么最终也有个圆满的结局。

没事的时候读过些佛典，都说万事皆空，我不信，别的都可以是虚幻的，但我相信人的感情是真的。便到天地绝时，真情还可常存。经上说空即是空，那我说圆也是空。唯至情至性者，不枉此生也。。

为谁风露立中宵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生死相许。相如弄琴，萧史求凰；屈子被发行吟泽畔，子建流离停棹洛水。伤离别，灞陵桥头，最是销魂，杨柳岸，今宵酒醒，残月依然。相思苦，人犹唱：自别后遥山隐隐，更那堪远水粼粼，见杨柳飞绵滚滚，对桃花醉脸醺醺，透内阁香风阵阵，掩重门暮雨纷纷。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啼痕压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今春，香肌瘦几分，缕带宽三寸。。

古今多少事，唯情已矣。。

要说至情至性，那就要先说杨过了。杨过身世之苦，无人可出其右。自幼父母双亡，街头巷尾，世态炎凉，养成了他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的性格。他不容于桃花岛，不容于终南山，几经波折，终遇到小龙女，得以拜师学艺。从此更视小龙女为他唯一的亲人。『我受苦之时，除了姑姑之外，有谁真心可怜我？世人从不爱我，我又何必去爱世人？』自古多情空遗恨，谁道痴情更比多情苦。玉女素心，浪子深情。绝情谷底，断肠崖头，几番生死，几番销魂。自卿去后，天涯海角，一十六年，绝壁独立，斯人安在？

（但若你没有杨过这般身手，我就觉得有点不值了，象陆展元那样，硬充什么好汉。人家李小姐既是倾国倾城貌，又不是多愁多病身，属于平常七八条汉子近不了身的那种。还会手帕，还会陆郎，还会念“只影向谁去”。结果弄得人花落水流红——哭得脸上粉掉了不少块）

金庸除了神雕外，每部小说都写情，但我总觉得美中不足。金庸写的女子大多是小姐丫环。李浣芷，黄蓉，任盈盈，再加上一众公主郡主，写得不外是大小姐爱上小流氓，傻小子，小淫贼。。写得也不怎么好，也不比什么涤器当炉的故事更感人。其实这种故事，至今还经常看到，铁达尼号就可做一例。据说倪匡最喜欢的女孩儿是双儿，而金庸也一度说最喜欢的是小昭。我读的时候却总觉得这些丫环，不错是不错，但总是缺点性格，终是无趣。比如说鹿鼎记里很少有，双儿心想。。这样的字句。她们比起晴雯，袭人，小红来是逊色多了。唉，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当然也有不是小姐丫环的，一个马夫人，一个周芷若，美则美矣，但在一起时有点吓斯斯，弄不好要给咬掉一块肉，就有点不划算了。倒是段正淳不错，比通吃侯还厉害。除了马夫人那里翻了一下船外，其他的，指东打西，八方接应，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都应付得妥妥当当。别看平时咬碎钢牙，蛾眉倒竖，到见到时，又登时酥了。金庸小说里的女子大多是依附在男主角身旁，当然也有男的追女的，段誉追王语嫣，小宝追阿珂，但小说里除了说她们是美人外，并没有说什么其它的好处。韦段两位怎么说也是情场高手，但只要她们随便撇一眼，骨头马上就可轻起来。这样实在有欠说服力。不过话说回来，美人终究是美人，象段正淳那样不爱江山爱美人时，并没有什么附加条件的。如说眷侣，郭黄一对并不好，读得时候，郭靖每一开口就要替他捏把汗，就怕他，“蓉儿，我。。我。。”我不下去。张无忌则是被两个女朋友弄得土头灰脸，还好两个，七个更惨。陈家洛还要不如，两个爱侣，气走一个，害死另一个。金庸的小说中的女孩儿，倒是觉得郭襄最可爱。请客吃酒吃肉，颇有点红楼中憨湘云醉卧芍药（衣因）之风。

武侠小说中最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应说是梁羽生笔下的《白发魔女传》。这本书我看得比较早，故事并不复杂，但写得很美。玉罗刹是绿林女贼，卓一航是官宦子弟，本有天壤之别。但梁羽生却把两人放到了一起，写出了个象童话，又象诗篇的故事。书中写他们两人初次相遇，卓一航上山进香，避雨黄龙洞，只见一少女海棠春睡，不敢打扰。又觉暴雨生寒，便解衣为她盖上。练霓裳念他知礼，随生爱慕之心。但由于卓一航世代为官，虽是极爱练霓裳，却总觉此事乃镜花水月，不能成真。还时不时对练霓裳说些“卿本佳人，何苦做贼。”的言语。练霓裳气苦，但情丝难斩，两人出生入死几回后，情意更笃。直至卓一航被迫掌门，无时不念起练霓裳。而练霓裳拜山武当，卓一航对她作出了生死诚诺，“我已打定主意，今后愿随姐姐浪迹天涯。。此后地老天荒咱们再也不分离了。。”就在此时四老围攻玉罗刹，卓一航又鬼使神差的打了她一弹子。练霓裳负伤而走，绝代红颜，一夜青丝化雪，伤心之极，塞外绝音。卓一航悲痛欲绝，弃掌门之位，天山驰骋，萍踪无迹。

牧民传说，在天山的顶峰有仙花优昙，红白两朵，六十年一开。可复青春颜貌。卓一航痛绝思静，结庐在左，只为一日花开，献于心爱之人。

等待是永恒，思念也是永恒，这个结局不尽人意，但正是这意犹未尽，才是作者本意。所谓：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

岁月无情，人却有情，双星白首，盈盈至今。

【笑林广记】

喜看杂书，又喜东方朔，纪晓岚等名士风流。这几位游戏人间，又常妙语连珠，使人捧腹不止。收得他们的轶事几则，与大家同乐。 - - 西蒙

笑 话 六 则

『秃字』

包山寺（在苏州太湖）僧天灵者，博学通文。有一秀才嘲之曰：“秃驴的秃字如何写？”僧应声答曰：“把秀才的秀字，屁股略弯弯掉转就是。”

『竹诗』

王祈有竹诗两句，最为得意，为东坡诵之，曰“叶垂千口剑，杆耸万条枪。”苏笑曰“好则好矣，只是十条竹竿共一片叶也。”

『笑话』

纪晓岚入朝面圣，被众太监围住，定要他说笑话。晓岚无奈，说道：“一对夫妇生了三个儿。。”太监们见他不说了，问道：“下面呢？”纪晓岚做个鬼脸，笑道：“下面，下面，没有了。。”

『入我裤中』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无道之君』

先主〔刘备〕以伊籍使吴。孙权闻其才辩，欲逆折以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乎？”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

『不死酒』

武帝时，有献不死之酒者，东方朔窃饮之。帝怒，欲杀朔。朔曰“臣所饮，不死之酒也。杀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验。”

按：竹诗，入我裤中，无道之君，不死酒，摘自冯梦龙的《古今笑》。

【谜径通幽】

灯谜一则·四月

A new graduate student (female) is looking for a room for fall 1999. She is quiet, clean and nice. She prefers to move in in August, but any other time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fall quarter is fine. Please reply email or call xxx-xxxx. (打一外国名著·译名)

答案请寄li.114@osu.edu.

【信息联系】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主席：高向东 gao.38@osu.edu

文艺部：王逸青（副主席） wang.384@osu.edu
王启 wang.526@osu.edu

体育部：黄登（副主席） huang.262@osu.edu
孙岩 sun.94@osu.edu

通讯宣传部：李振炜 li.114@osu.edu
刘宝霞 liu.296@osu.edu

对外联络部：王华婷 wang.522@osu.edu
周国清 zhou.77@osu.edu
戴文华 dai.16@osu.edu

财务部：李雷 li.280@osu.edu

学生部：程魏虎 cheng.184@osu.edu
怀国中 huai.1@osu.edu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网址：<http://www.osu.edu/students/csss>
学生会电子邮件互联网：csss@lists.acs.ohio-state.edu
学生会邮递地址：CSSS-OSU P.O. Box 3599 Columbus OH 43210
投稿联系：li.114@osu.edu

本期责任编辑：李振炜
封面设计：黄登
会刊电子版提取网址：<http://www.osu.edu/students/csss>